

中國

話本

大系

珍珠船

等四種

江蘇古籍出版社



# 中國話本大系

L 242.3 /

/ X2

徐震宇

1 242.3 / 14

## 珍珠船

等四種

(蘇)新登字006號

中國話本大系  
珍珠船 等四種

徐震等 原著

丁炳麟等 校點

---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排版

揚州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張19.125 插頁6 字數430,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冊

---

ISBN 7-80519-442-4/I·123

責任編輯：吳偉斌 定價：15.00元

## 出版說明

話本小說和擬話本小說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一份珍貴遺產，作品甚多，源遠流長，在我國小說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歷來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從來沒有系統地整理出版過，為了繼承這份豐富的文學遺產，使它更好地流傳下去，同時也為了給專業工作者提供研究的資料，我們組織有關力量，系統地整理出版話本、擬話本的代表作，定名為《中國話本大系》。

《中國話本大系》為我國話本、擬話本的第一部系列叢書。所搜輯的話本、擬話本上起於唐，下迄於清。它不僅包括國內公私藏書中的善本、珍本、孤本，而且也包括流散在日、美、法等國的罕見版本，計約一百種，擬在若干年內分批出版。

《中國話本大系》選擇善本為底本，參校其他有價值的版本。為保存其本來面貌，本叢書一律不作刪節。不同版本的異文，根據情況附出校記。原底本上的批語及其他有關資料，一併附錄於後。

為了得到海内外更多研究話本小說的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加快《中國話本大系》的整理出版，《中國話本大系》從第三輯起，改主編制為編委制，編委會由徐朔方、陳美林、陳翔華、陸國斌、程毅中、劉世德（以上按姓氏筆畫排列）組成。在此，我們對各位編委及其他參加校點的專家學者為《中國話本大系》整理出版而付出的辛勤勞動致以誠摯的感謝。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三月

# 雲仙笑

李偉實  
天花主人  
校點  
編次

## 前　　言

《雲仙笑》，一名《雲仙嘯》，天花主人編次。天花主人是誰，至今未有定論。已故學者戴不凡先生在《小說見聞錄》中說，天花主人、天花才子、天花藏主人是一個人，即由明入清的浙江嘉興籍作家徐震。戴先生的論證不够充分有力，未取得學術界的認可。關於這部小說集的編著時間，朱眉叔先生據該書第三冊寫唐王在福建被殺和稱吳三桂爲吳平西，斷爲清順治三年以後康熙十二年以前，論斷是可靠的。

該書的流傳情況，在國內尚未見記載。日本光格天皇天明四年（一七八四）刊行的秋水園主人編輯的《畫引小說字匯》中，曾著錄了該書的書名。今國內僅存《雲仙笑》刻本藏於大連圖書館中。

該書封面已失，內封正中題「雲仙笑」三個大字，右上方題「天花主人編次」。無書坊和刊刻者姓氏，無刊刻年代，無序跋、圖像。目錄前題「雲仙嘯目錄」。共五冊，不稱卷、回。「第一冊　拙書生禮斗登高第」、「第二冊　裴節女完節全夫婦」、「第三冊　都家郎女妝奸淫婦」、「第四冊　一碗飯報德勝千金」、「第五冊　張昌伯厚德免奇冤」，目錄後還有「雲仙嘯目錄完」六個字。目錄中標題均八言一句，與各冊題目不盡相同，如第二冊正文題目爲「裴節婦完節全夫」，目錄中的「節女」變成「節婦」，末

尾又脫一「婦」字而成七言。第三冊正文題目為「都家郎女妝奸婦 耿氏女男扮尋夫」，成了七言對句。另外，正文各冊題目右上方均有三個字的標題，依次是：「拙書生」、「又園圓」、「平子芳」、「勝千金」、「厚德報」。

《拙書生禮斗登高第》描寫明朝景泰（一四五〇——一四五六）年間，山東兗州府書生呂文棟，生性愚鈍，與恃才驕傲的曾傑、曾修兄弟同窗讀書。曾氏兄弟獨發文棟考試抄襲，迫使文棟父死家破。繼而挑唆破壞文棟婚事，又在鄉試中捉弄文棟。由於文棟虔誠禮拜斗母，反得意外機緣，中了解元。曾氏兄弟屢次壞人反害自己，結果一死一敗。文棟在會試中竊取了房師泄露給其他考生的試題，結果中了進士，選了部屬，奉旨完婚，夫貴妻榮。這是一篇在《儒林外史》之前描寫士林生活的作品，作者的用意在於批評有才無德的學子，讚揚誠樸的書生。但作品中所寫的正面人物呂文棟，却是個既愚鈍又狡黠的人。他的成功，並非斗母的神助，而是僥倖得到意外的機緣，並使用了不正當手段。這樣，作品雖然跳出了頌揚才子佳人小說的窠臼，却誤入了教人靠神、靠意外機緣和不正當手段獲取功名的歧途。

《裝節婦完節全夫》描寫明朝天啓（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年間，徐州窮秀才李季侯因無力完納錢糧，被官府追逼不過，賣妻交稅。妻裴氏忍辱守貞，苦心經營，攢錢自贖，夫妻破鏡重圓。這篇作品寫的是繁重賦稅逼得平民賣妻破家的社會悲劇，反映了腐朽的封建制度給廣大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本篇難得的是塑造了一個普通婦女的生動形象。裴氏在丈夫被逼走投無路，家庭即將毀滅的絕境中，深謀遠慮，鎮定自若，從容不迫，頗有大將風度，使鬚眉黯然失色，堪稱女中豪傑。

《都家郎女妝奸婦，耿氏女男扮尋夫》是以明末清初社會動亂為背景描寫市民生活的作品。書敘湖廣荊州府綢緞商平子芳，其後母丁氏寡居，難耐寂寞，與富商都士美成奸，士美謀害子芳未成，反與丁氏被亂兵殺死。子芳家破流落揚州，贖出士美的妻子方氏為妾，又回故里尋到了女扮男裝的妻子耿氏，夫妻得以團圓。這篇作品宣揚了壞人必遭懲罰、好人終得好報的思想，其中表現出的視偷情寡婦為淫婦，而對男子多妻毫無非議，顯然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觀念。

《一碗飯報德勝千金》，描寫元朝至正（一三四一——一三六八）年間，淮安府山陽縣旱蝗成災，瘟疫大作，死者盈路，當地百姓走死逃亡，十室九空。富宦黃通理，開倉濟饑。饑民劉黑三用施捨來的飯菜救活了窮書生曾珙。曾珙被起義軍首領劉福通聘為參謀。黃通理在山陽遭到官府誣陷，激起民變。曾珙帶兵救了黃通理和劉黑三，劉黑三參加了起義軍，後來他們都歸順了明朝。這是一篇以頌揚筆調正面描寫農民起義的作品，不僅寫出腐敗官府與廣大人民的矛盾，也寫出了朝廷與清官的矛盾，揭示了亂自上作、官逼民反的道理。是一篇很難得的好作品。

《張昌伯厚德免奇冤》寫了寬仁厚德的布店主人張昌伯，厚待偶爾行竊的小市民朱恩，朱恩受到感化，知恩報恩，暗中幫助昌伯，使其免遭誣陷。又挺身出庭作證，使地痞刁星受到應得懲罰。這是一樁詭詐兼教唆殺人案，故事曲折生動，宣揚的仍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思想。既讚揚了商人仁愛行善的優良品格，又歌頌了廉明的清官。

這五篇作品所寫的都是市井細民，寫他們的生活、命運、家庭及其與社會的關係。題材廣泛，與當時充斥文壇單調乏味的才子佳人小說相比，前者更貼近現實，更有生命力。其語言質樸，通俗，

一些人物形象鮮明生動，更為廣大下層羣衆所愛讀。

《雲仙笑》一九八三年曾由朱眉叔先生據大連圖書館藏刻本校點出版。這次校點依據的底本是東北師大圖書館藏的《雲仙笑》抄本。該本是五十年代初從大連圖書館抄錄的，繁體，豎排，不斷句，無標點。正文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這個本子的特點是忠實於刻本，保留刻本空缺，錯字也照抄就錯。當然抄寫過程中難免又有新錯誤，個別處對刻本的明顯錯字也有不自覺改正的現象，凡此，以朱眉叔校點本參校，做了適當處理。校勘中，我發現抄本雖來自大連刻本，但現存抄本保存完好，而現存刻本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近三十年間又有新的蛀蝕殘損，即此，抄本亦可彌補今存刻本之不足。另外，抄本共有行側批語九十九條，不知何人所加，照錄附於篇末。該書第五冊末尾有總書回目混入，予以刪除。朱眉叔先生在朱校本《校後記》中曾對該書進行了較全面透徹的分析，論斷也很公允，值得一讀。在校勘此書中，東北師大圖書館的同志熱情相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謝意。

李偉實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 目 錄

第一册	拙書生禮斗登高第.....
第二册	裴節女完節全夫婦.....
第三册	都家郎女妝奸淫婦.....
第四册	耿氏女男扮尋夫.....
第五册	一碗飯報德勝千金.....
	張昌伯厚德免奇冤.....

一  
二  
三  
四  
五

# 拙書生

## 拙書生禮斗登高第

盡說多才儂第一，第一多才，却是終身疾。作賦吟詩俱不必，何如守拙存誠實。  
恰怪今人無見識，文理粗通，自道生花筆<sup>①</sup>。那見功名垂<sup>〔一〕</sup>手拾，矜驕便沒三分值。

右調《蝶戀花》

天下最易動人欽服的是那「才子」二字，殊不知最易惹人妒忌的也是那「才子」二字<sup>②</sup>。這爲什麼緣故？要曉得才有兩等，有大才，有小才。那大才，却除<sup>〔二〕</sup>聖賢沒人敢及，如今止<sup>〔三〕</sup>不過有幾個小才的人，却自己認做了一個大才。那些有耳無目的也道他是天下第一個才子，他便全無忌憚，把那才子的身份使出來。倘遇着拙的，或者受他籠絡了；若遇着不相上下的，不惟不肯受他籠絡，還要籠絡他起來。這個還是小事。萬一兩不相容，這個爭強，那個誇勝，免不得別生計較，安排網羅，儘有家破身亡的<sup>③</sup>。這等看起來，那才字竟是起禍的根脚，送命的病源。常記古人說得好：「恃才妄作，所以取禍。」怎麼世上的  
人再不肯把這八個字體貼一番！假如  
有十分才的，藏了五分的作用，

〔一〕 垂——朱眉叔校點本（以下簡稱「朱校本」）作「睡」。

〔二〕 却除——「朱校本」作「只」。

〔三〕 止——「朱校本」作「只」。

有五分才的，藏了四分的作用。把那驕人的念頭，放蕩的情懷，一一收拾起來，那見得便不是個才子。即看古人，那虛心的，便受了許多用；那弄聰明的，便受了許多累。可笑今世略做得幾句歪詩，便道是個才子。終不然聖人說個「才難」二字，古時竟沒一個吟詩作賦的人麼？在下這段說話，看官不要認做小說的引子，直是進學問保身家的勸世明言。看官若不信時，聽在下細細講出一段故事來，便見得才是不足恃的，不要十分看重了。

話說明朝景泰年間，山東兗州府有一〔一〕秀才，姓呂名輝，表字彩生，年紀六旬左右。妻室卞氏早已亡過。單生一子，取名文棟，表字雲奇，年方十四歲。論他丰姿，雖不比潘安、衛玠，還在清秀一邊。獨有資性，却是愚鈍不過。莫說作文不能勾〔二〕成篇，若唸起書來，也有許多期期艾艾的光景。彩生因是晚年所得，珍愛非常，把他附在一個鄰館讀書。

那館中有兩個同窗，一個大文棟兩歲，名喚曾傑，一個小文棟兩歲，名喚曾修，是個同胞兄弟。父親曾士彥，與彩生最相契的朋友。彩生知曾氏兄弟好學不倦，要文棟去做個切磋琢磨的良友。誰知其〔三〕不相得，這是什麼緣故？原來曾傑却是個才子④，那曾修又是個神童，不消說舉業精工，就是詩詞歌賦，件件皆妙。止〔四〕因自己聰明，再不與人相處。他道：「我們這樣才情，就是顏回、子貢，也不肯多讓，怎麼那〔五〕今那些卑卑不足數的，要與我們做起朋友來？只是來者不拒，便是我的度量寬宏了。」更有一件，最喜戲謔⑤。總是先生，也要讓他三分，那文棟不消說是他們取樂的東西了。文

〔一〕「朱校本」此字下面有「個」字。  
〔二〕「勾」——「朱校本」作「夠」。  
〔三〕「其」——「朱校本」作「如」。  
〔甚〕。  
〔四〕「止」——「朱校本」作「只」。  
〔五〕「那」——「朱校本」作「如」。

棟却「二」識時達務，並不作聲。

一日，先生不在，偶然到間壁三元閣遊玩，只見壁上粘着一張斗齋圖，圖上刻着斗母心咒，下面註云：「不時念之，求聰明得聰明，求富貴得富貴。」文棟腹中雖是有限，料想這幾個字還解說得出。當下見了，十分得意。那富貴二字到是緩着，聰明二字，却是當前的急務，怎好當面錯過。忙去尋個道士，取討圖式，又叫他教會心咒。遂到家向父親說了，請了畫師「三」繪起一尊斗母，朝斗焚香禮拜。如此□□□□竟「二」然有些應驗，雖不能胸羅錦繡，那記誦之功却頗頗「四」來得。

其年正是科舉的年份，宗師發牌考試童生。彩生初叫文棟應應故事，早已不肯高標了。獨有「五」曾氏弟兄「六」雙雙得意。文棟却也有些志氣，恐被曾氏弟兄「七」笑話，不肯再到館中，止在自己家裏發憤讀書。過了一年，漸漸筆底有些活動，可以成篇。恰考期將近，彩生又叫他去應試。這番不敢浪戰，府縣裏俱用個小小分上，便也搭上一名宗師。那「八」裏雖不是個長槍手，萬一圖個僥倖，也未可知。忙忙的買了進場糕菓之類。那包糕紙上，却是抄寫的一篇文字。文棟看去，圈得甚是熱鬧。他也不管好歹，暗暗的記在心上<sup>⑥</sup>。到明日進場，那第一題恰好就是包糕紙上的題目。他便不勞費心，一筆揮就。那第二題又是平日讀過幾篇文字的，也就東湊西補，竟做了倚馬之才，不

- 〔一〕 却——【朱校本】無「却」字。 〔二〕 此□□□□竟——原闕六字，據【朱校本】補出二字。 〔三〕 了畫師——此三字從【朱校本】補。 〔四〕 頗頗——【朱校本】只有一個「頗」字。 〔五〕 有——【朱校本】無「有」字。 〔六〕 「七」 弟兄——【朱校本】作「兄弟」。 〔八〕 那——【朱校本】「那」字上有「宗師」二字。

消過午，交卷上去。宗師看見，遂叫取來面閱，大加贊賞。已〔一〕後衆人陸續交卷，候齊一排〔二〕，出院歸家。把此話述與父親知道，十分歡喜。又過了四五日，發案出來，果然取在第五名。到謁聖這日，那些備酒拜客一應事體，俱不必細述。

且說曾家弟兄知道文棟進學，心中甚是疑惑。曾傑道：「不信呂家兒子學問這樣好了，想必是夤緣來的。」曾修道：「明日且拉幾個朋友，叫他面會，其胸中有無便可瞭然。」曾傑道：「此言有理。」遂寫帖訂期，明日面課。誰知文棟却有個藏拙之法〔①〕，因立出三件主意來。那三件，第一件就是：

不與文社〔②〕。

他道：「文社雖是以文會友，極正經的事，然看來〔三〕終究是有損無益。假如幾個朋友相聚一堂，閑談戲笑的時節多，吟哦動筆的時節少。縱使做得一兩篇文字，不過是應故事而已〔③〕，到不如窗下息心靜慮，還有些奇思幻想〔④〕。這個尚算是完篇極好的了。更有不完篇的，鬼混終日，到散場時候，却道：『容明日補來。』依舊窗下去抄撮哄人。又有一件，朋友本〔四〕是互相參考〔⑤〕，是非得失務要大家指點出來。獨有一輩刻薄的人，面前便〔五〕極口贊揚，背後又換了一副口舌，竟把〔六〕做笑柄傳播〔⑥〕。依我看起來，那些朋友互相飲啖一日，名爲文社，其實是個酒會〔⑦〕。何苦費了錢財〔⑧〕，買人輕薄。因此立意不與文社。」那第二件却是：

〔一〕 已——「朱校本」作「以」。  
〔二〕 排——「朱校本」作「牌」。  
〔三〕 看來——「朱校本」作  
〔四〕 本——「朱校本」「本」下有「來」字。  
〔五〕 便——「朱校本」無「便」字。  
〔六〕 把——「朱校本」無「把」字。  
〔七〕 「而」。  
〔八〕 「朱校本」無「把」字。

不拜門生。

他道：「拜門生是個掛名讀書的勾當<sup>(5)</sup>。若真正讀書的，却也不消。怎麼是掛名讀書的勾當？只因自己學問荒疏，惟恐考試出醜，要借公書揭帖做個護身靈符。偶然鑽刺考在前列，便要做個名士模樣。還有一等好事的，打聽人家有些詞訟，便去攬與老師講個分上，他就做個居間<sup>(6)</sup>，得些抽頭謝儀，以爲養身之法。就是那做老師的收門生，也未必是一概相待。倘然收個富門生，平日奉承周到，或者還肯用個名帖，印個圖記，到那裏薦揚一番。若遇窮門生，平日沒有交際，憑你真正才子建，總不在他心上。可不是有名無實的事？因此也不拜門生。」那第三件却是：

不應小試<sup>(7)</sup>。

那不應小試又是爲何？他道：「觀風季考，總是套子，那有真正憐才的意思！况考試未定日期，這些鄉紳的書帖已是挨擠不開。及至發案，少不得照依書帖，胡亂填去。那有學問的，未必列在前面，況我腹中又極是平常<sup>(8)</sup>，怎奪得人過。越見得本事低，伴人過世了，到不如不去，也還藏拙些。因此又不應小試。」他有這三個主意，一切外事不管，止〔一〕是自己用功而已。有一首《勉學詩》爲證：

夜半鄰家織未休，夢回明月照床頭。

披衣更起挑燈讀，莫使男兒讓女流。

且說曾傑弟兄見他不肯來，只得又〔二〕央別個朋友去拉他。他便把三件的短處，雖不敢盡說，

〔一〕止——〔朱校本〕作「只」。〔二〕又——〔朱校本〕無「又」字。

却也微露其意。那朋友見他立意不肯，遂別去，述與曾氏弟兄知道。曾傑便大怒道：「這樣不堪擡舉的，你自己做不出文字，不來也罷，怎麼背後談人是非！」原來曾傑弟兄，這三件事是極喜做的，止「二」爲自己是個才子，要與人較量長短的意思。當下文棟這幾句也是大概論的，曾傑認做譏誹他，便要尋事與他計較。遂細細打聽，知道抄寫文字的緣故，連忙報與學師。

大凡人家子弟進學之後，就要備贊儀相見學師。那贊儀多寡却有規則，分作〔二〕五等。那五等却是：

超戶 上戶 中戶 下戶 貧戶

那超上二戶，不消說要用幾十兩銀子，就是中下二〔三〕戶，也要費幾金。止〔四〕有貧戶，不惟沒有使費，還要向庫上領着幾兩銀子，名爲助貧。這通是要學役報的。文棟家事本是平常，那下〔五〕戶却是可以報得的。彩生要便宜，竟報在貧戶裏邊〔六〕。那助貧銀子雖然尚未到手，眼見得學師的贊儀已做了烏有先生。那學師正要緝探文棟的家事，忽聽曾傑之言，十分中意。等曾傑別過，忙喚學役，道：「呂文棟却是大富之家，場裏文字也是買人代筆的。你這大膽奴才，得他多少銀子，却來矇騙我！」責罵一場，遂叫他立刻拘來，當面作文。若有推托，就要參到宗師那裏去。

那學役忙到呂家與文棟相見，把此話一一述與他知道。文棟大驚，與父親商議。已知學師要贊

「一」止——「朱校本」作「只」· 「二」作——「朱校本」作「爲」· 「三」二——「朱校本」作「兩」· 「四」止——「朱校本」作「只」· 「五」下——「朱校本」「下」字下面有個「等」字· 「六」邊——「朱校本」無「邊」字。